

■散文

母亲的旅游梦

■刘海涛

母亲年近古稀,却酷爱旅游,每年都要择机出去一两次。这,源于父亲生前的一句承诺。

母亲是小学教师,一辈子没出过远门。父亲在世时曾说,等到退休后,要带母亲走遍大江南北。两人曾多次为此畅想,银发老人携手夕阳下的画面为我们描叙了许久。然而,父亲退休后有了时间,还未来得及兑现诺言,就遽然长逝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好像一下子被人抽去了主心骨,现了许多老态。看着生性爱热闹的母亲一个人闷在家里睹物思人,我们姊妹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当时,“夕阳红”旅游刚推出,想起父亲生前的许诺,我便给母亲报了个“江南五日游”,让她散散心。去时,母亲还极不情愿,心疼女儿挣的钱打了水漂。谁知,归来后母亲兴奋之情溢于言表,给我讲出行的见闻,悲戚之情大减。看到母亲心情好转,我也像找到了治病良药。我极力相劝:年轻时没钱没时间,现在趁着身体尚好,到各地走走,也算圆了年轻时的梦想。况且,这也是父亲的心愿,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陪着你,你看到了也就等于他看到了。母亲点点头,我看到她眼中有泪光在闪烁。

从此,每年母亲总有一段日子在外流连,北京、桂林、厦门、深圳、张家界……梦圆了,母亲眼睛也亮了,腰板也直了,又恢复了以往漂亮老太太的模样。

如今的母亲视野更宽广:“先到港澳台,再到美英法……”母亲掰着手指头盘算,踌躇满志的神情。看到我偷偷捂着嘴笑,母亲瞪眼了:“咋,不行啊?咱的飞船都上天了,过几年我还想上月球上溜达溜达哩!”看母亲急了,我连忙忍住笑,学古人状,双手合十,向母亲做了一揖,逗得母亲一阵大笑。

许多动物和人一样,是有灵性的。我总这样认为。因为记忆里几件和动物有关的趣事,一直让我津津乐道,不能释怀。

我最爱提及的是鸽子。记得九岁那年,有人送给我家一对灰色的鸽子。我和哥哥连忙用木板钉个箱子,找来梯子,钉在房檐下,鸽子的新居便“宣告”落成。或许因为我们的热情好客,鸽子全然没有“乔迁”之后的忌生和胆怯,很快就适应了这个“家”。它俩有时拖着长长的鸽哨飞出飞进,有时咕咕地叫着温顺有加,有时在院子里安闲地踱着步子,有时在房脊上亭亭玉立,着实给全家人带来了许多乐趣。

趁鸽子双双出去觅食的间隙,我和哥哥轻手轻脚地爬上去,观察鸽子“家”里的变化。有一天,我俩发现了两个鸽蛋,欣喜若狂;又有一天,小鸽子孵了出来,我愈加兴奋…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初生形态的、娇弱的雏鸽,硕大的脑袋光溜溜的,又长又粗的喙,羽毛未全,稀稀一团,那种新生命对外界的陌生和新奇表现出的羞怯模样,反而更让我急切地期盼着它们的蜕变和成长。我们还发现,鸽子孵蛋时分工是很明确的,雄鸽外出来来往觅食,回来犒劳雌鸽,雌鸽则呆在家里安心生育。小鸽子出生后,一只老鸽子在家里照料子女,另一只出去觅食。和人类一样,鸽子生儿育女后,便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,忙碌之中也不乏其乐融融。

然而,有些无法预见的灾难时刻都会折断它们飞翔的翅膀。雄鸽在觅食的时候,被一颗气枪子弹射中。或许因为有家有儿女牵肠挂肚,鸽爸爸带伤往家的方向飞,在接近家的时候,终难支撑,一头跌落在地,遗憾地死去了。于是鸽妈妈开始了独自养活两个孩子的日子。每当倦鸟归巢时,在漫天暮色的映衬下,她的悲伤和孤独显得更沉重。我和哥哥目睹这一幕,心都碎了。终于有一天,鸽妈妈觅食回来,身后竟然尾随着一只漂亮的

天地一书生

——《裸妆历史》序

■于丹



一回,我这个兰心蕙质的闺密独自听着交响乐,情动衷怀,潸然泪下。罗盘一推门看见,冲上去从录音机里掏出卡带几脚就给踩碎了!他的理由是“这个世界上所有让你流泪的东西我都不允许存在!”那个美女幽幽地跟我说:“那是‘贝五’啊。”

就是这个罗盘,今天写出了关于改革者这本书《裸妆历史》。看他的书稿,很难沉静地理出个完整内容,因为总被他的文字裹挟而去,读到风急雨浓气势磅礴处,酣畅得有点儿晕。掩卷沉思,这本书稿让人动情,令人深思。书中展示历代改革者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,让人感怀落泪;书中描述历次改革中转辗起伏的悲剧结局,让人感慨扼腕;书中总结历代改革时走向挫败的真正原因,让人感叹万千!

在这本书中,我读到 he 十岁的儿子一谈近代中国史就气得红头涨脸时,心下非常同情我那个美女闺密,这个小子真是他老爸的嫡传,估计再长几年,也会把他那个风花雪月的妈流诬的理由全部打碎。

这本书里的罗盘,武侠的质地大于墨客,谑浪笑傲,立场鲜明,风

格强烈。你没有办法评价他的对与错,只需要亮明喜欢还是不喜欢。

我喜欢。因为罗盘是那种可以为你打错架,但不会沉默着不出手的朋友,文如其人。

罗盘是个文人,因为他纵横古今,自以为一副铁肩应该担承些道义。罗盘是个武侠,因为他剑啸长虹,朴素如同绿林,一辈子放不下惩恶扬善的梦想。

很多年来,湖北、上海、北京、山西、河南……罗盘一直在行走,一直在变化着角色和身份,我知道他在进步,知道现在的他似乎是某个级别上很主事的官儿,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弄清楚过他的头衔。因为在我心里,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,罗盘永远凌厉而儒雅,柔软而坚强,他是一介书生,率性肆情的天地一书生。

《裸妆历史》作者简介

罗盘,原名罗会文,男,1961年12月出生,湖北仙桃市人,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,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。现为《人民日报》社驻河南记者站站长。长期从事报告文学和散文写作,其长篇报告文学《塔克拉玛干,生命的辉煌》获1991年度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,长篇报告文学《特别关注,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》获正泰杯报告文学奖,列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阅读排行榜榜首。近年出版作品有《历史不容许沉默》、《血祭金沙》、《走过昨天》、《生命的辉煌》、《特别关注,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》、《危情时刻——中国历史节点上的人和事》等。

■散文

鸟事惊心

■邵超

白鸽,红眼红爪,羽似飘雪,我和哥哥欢呼雀跃,再也不担心鸽妈妈的孤独和清苦了。鸽子一家又开始了温暖的生活,两只老鸽子形影不离,一起飞出去觅食,一起飞回来喂食。小鸽子一天长大,羽翼渐丰……有一天,我们发现,两只老鸽子领着两只小鸽子穿过林梢,飞入云堆,云朵渐渐遮住它们的鸣声羽影,瞬间杳无所见,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尽管我们还为鸽子保留着那个“家”,但哥哥断言,鸽妈妈改嫁了,决不会再回这个曾给她们温暖又让她们伤心的家了。好像哪位大师说过,鸽子是快乐的,它们不贪不占,不赊不欠,即捡即失,只体会当下的快乐,放得下一切的包袱和牵挂,难怪它们可以轻松地远走高飞。

鸽子一家迁走之后,我失落和牵挂好一阵子。但后来一想到鸽子幸福的一家,也许在它们向往已久的地方,获得了新的慰藉和快乐吧!那种失落和牵挂就随之释然了。我想,寻找和回归自然,本该是鸽子一生中不断重复的主题吧。

有关马蜂的一个故事,也让我感叹了许多年。大女儿五岁那年,妻子突然发现家中院子里的花椒树上有两只马蜂在筑巢,便大声喊道,快把马蜂轰走。我和女儿闻声跑来,马蜂窝只有拇指大小,两只马蜂振动着透明的薄翼,轻盈地在树杈间穿花拂叶,继续着安居工程。我有些想当然地对妻女说,让它们垒吧,马蜂是益虫,专吃蚊蝇和菜青虫。女儿更是爱心至上,吵闹着不要破坏小动物的家园,妻子无可奈何地应允了。随着马蜂窝一天天膨胀,马蜂队伍也日益壮大,最后蜂居落成时碗口那么大的面积沉浮着黑乎乎的马蜂,但平日它们

在院子里飞出飞来,与家人互不惊扰,一切又显得那样平静和谐……

女儿自然成了马蜂的保护神。一天,一个朋友来家中做客。来客经过花椒树时,女儿提醒说:“放轻脚步,别惊动了我们家的小小鸟。”我纠正道:“马蜂是昆虫,不是小鸟。”女儿辩解:“马蜂有翅膀,有尖尖的小嘴,他们就是鸟,就是我们家的小小鸟。”我和朋友无可奈何,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吧。席间,略有醉意的朋友走出房间,抬腿便向树干踢了一脚。受了惊扰的马蜂们一下子炸了窝,顷刻,寂寂的宅院,喧腾如一鸣响的闹钟。只见几只蜂王凶狠地向朋友扑来,朋友像子弹飞射一样冲出院子,酒也醒了一大半。从那以后,朋友一来我家,马蜂就会作乱,就会有几只马蜂向他发起攻击。一次,朋友很失态地慌忙躲闪着马蜂说:“马蜂通人性哩,这些小东西不仅认人,而且还记仇呢。”引得一家人大笑,女儿笑得尤为畅快。或许从那时起,女儿就已懂得,“小小鸟”们是在用以牙还牙的凌厉时刻警告着人们不尊重弱小生命的代价。一直以来,我们都在用诸如此类的言论教化孩子: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,构建生态文明,多一份爱心,少一份残忍,培养关爱生命的情操,摒弃猎杀生灵的陋习……而为什么许多成年人却不能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?

在我的心目中,白头翁在鸟类中最具灵性。因为我亲历了有关白头翁的几件事。十多年前的一天,我家小院子里落下一只雏鸟,跌跌撞撞地在地上扑楞,疏疏下,波动着一股生命的战栗。几只老鸟在院子上空呼啸着盘旋,其中一只果敢地落在幼鸟身旁,翘尾、颌首、展翅,怀着无限的怜

惜,搭救陷入不幸的子女。可老鸟们几经努力,终救不走幼鸟。于是我抑制不住对幼鸟的关切之情,上前捉住它,放进一只空了多年的鸟笼,挂在院中。老鸟们拍翅惊飞,留下“小囚徒”暗自发怔。

我找来几个爱养鸟的邻居,终于有人辨认出这是一只白头翁。白头翁和麻雀一样大小,羽毛大都呈暗黄色,头顶上的羽毛略显凸起,呈白色。白头翁气性很大,我和女儿逮来菜青虫和蚂蚱,掰开嘴喂,它却不吃,用冷漠拒绝我们一家人的爱心。饿了半天,我怕这倔强的精灵死去,便索性打开笼门,让老鸟继续营救。然而,奇迹发生了,只见一只老鸟衔着一条虫子落在笼子上面,它们两喙相接,虫子刚好落进幼鸟那张饥饿的小嘴里。老鸟翅膀一展,划了一道斜线飞上房檐,活跃的姿态描绘出哺育的喜悦。接着另一只老鸟又飞下来,以同样的姿态,双倍的温情喂食小鸟。就这样过了几天,见没什么危险,老鸟们干脆钻进笼子里喂小鸟。一群鸟的“爱心接力”使院子里每天都洋溢着一片鸟语温馨……

大约半个月后的一天,小鸟在老鸟的引领下,跳出鸟笼,像一羽箭矢一般飞上房檐,阳光洒在它光滑的羽毛上,小鸟低头注视着那个曾供它疗伤的笼子,小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一丝感恩的光泽。随即它们展翅齐飞,顷刻无影,我凝望着鸟儿们适才掠过的天空,只见一片云朵柔婉美丽,犹如爱神的羽翼在自由的国度飞翔。从此我家的院子里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鸟笼一直挂在那里,很长时间,笼门一直敞开着。白头翁再也没有钻进去过,但它们每过几天都会回来围着鸟

笼飞上几圈。也许鸟儿也会眷恋旧巢,也会怀旧,也会追忆刻骨铭心的往事吧。

通过这件事,我认识了白头翁。后来我调进政府机关工作,机关大院里,树木葱茏,树上有上千只白头翁聚集。它们早上“啁”的一下飞去,律动着清晨的一潭寂静;傍晚再轰的一声飞回,沐浴着晚霞的桔红,成了院中的一大景观。新来的门卫小胖却不以为然,以早晚鸟多语杂、影响休息为名,找来一只气枪驱赶鸟群。谁料刚放一枪,白头翁嗖地俯冲而来,挟裹着风声阵阵,追赶奔跑的小胖。一连几天,白头翁只要一见小胖,便群起而攻之,吓得小胖躲在保卫室不敢露面。

一天,花工老王在一棵稠密的桂花树间发现一个白头翁的巢,便找来梯子爬上去,见巢里有一只雏鸟,便掏出来带回家内准备喂养起来。不料这一幕被机警的老鸟发现了,于是老王成了白头翁新的攻击目标。成群结队的鸟儿聚在老王的窗前,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有几只老鸟甚至用爪子吊在窗檐下往室内窥视……这情景让经过的人唏嘘不已,更让老王惊心动魄,吓出一身凉汗,最后他只好小心翼翼地把小鸟送还窝中。于是,白头翁们转而舞姿婆娑,尽情欢唱,清脆的嗓音尽管不协调,可我觉得似在听一场前所未有的交响乐,从它们神采飞扬的姿态,能感受到它们胜利的喜悦。这几件事,让我对白头翁的性情有了更深的了解,还有什么比这群携手与共、捍卫家园的小勇士们更令我感慨佩服的呢?

就是这些零碎的有关动物的故事,时时让我怦然心动,特别是它们在谋求生存中的艰辛、拼搏和精彩一直让我感叹万分……我时常讲给孩子们听,有的都听了好多遍,也不见反感。终于有一天,上四年级的小女儿说,要是有一门动物语言课该多好啊,如果听懂了那些动物们说话,我也就不用再听你这些老掉牙的故事了。童言童真,我的心又是怦然一动。

诗二首

■郭德臣

柳树

冬去春尚寒，
百花未争艳。
柳树先觉春，
绿云村头现。

春雨

今夜不见星月白，
满天乌云拨不开。
问风何故清如许，
一夜春雨做客来。

弹不出的心曲

■李洁

如果我是林中的小鸟
就可以唱亮清早的晨曦
如果我是荒原的绿叶
就可以慰藉干渴的心灵
可是,朋友
我只是一把喑哑的古琵琶
琴弦已被岁月的风沙锈蚀
再弹不出绝妙的心曲
青春,在往日熠熠闪闪
心碎之弦幽幽诉说逝去的爱恋
一切都被时间湮没
年少的梦想
生命的影子
点点滴滴滚
落在无尽的红尘里
我欲吟,欲奏
欲让歌声向无限的苍穹漂浮
然而知音少
弦断无人听

《铁水牛》投稿邮箱:
zkwbwj@163.com